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顧重光

謄録貢生臣李標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

放僻之是曰教音義率所律反知音智下知者大知皆同放方往反僻胡教反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音義離力智反下及注同惡音烏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注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音義睹丁古反恐匡勇反注同閒音閑下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注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

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音義見賢遍反注顯見同一音如字佔勑廉反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注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音義樂音洛注同中丁仲反下注謂之中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注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

若天之付命遺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智或信是天命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言聖人脩行仁義禮智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

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恆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恆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慎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恆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恆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致至

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焉

注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者案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别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虚水有内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虚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説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説者不通亦畧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静時是水動則是波静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

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闇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注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

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音義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忌憚徒旦反忌畏也憚難也難乃旦反行下孟反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音義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鮮息淺反下及注同罕胡坦反希也少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注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音義知音智下文大知也予知注有知皆同肖音笑下同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注閔無明君教之音義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為常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者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行

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説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者以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者言道之不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然亦自以為中庸也者觧經小人之

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者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注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音義與音餘下强與皆同好呼報反下同易以䜴反疏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

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正義曰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注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恆音義罟音古罔之總名擭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陷沒之陷阱才性反本或作穽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穽或為阱字也

辟音避注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擭謂柞樗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為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匝一月而守之如入阱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注拳拳奉持之貌音義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羌權反膺徐音應又於陵

反奉芳勇反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注言中庸難為之難音義蹈音悼又徒報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胷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者言在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為之難也

子路問强注强勇者所好也音義强其良反下同好呼報反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注言三者所以為强

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音義女音汝下抑女同
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注南方以
舒緩為强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音義校交孝反報也衽金
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注衽猶席也北
方以剛猛為强音義衽而審反又而鴆反厭於艷反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注此抑女之强也流猶移也
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

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爲色音義矯居表反下同倚依彼反徐其蟻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開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荅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為歷辯之南方謂荊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

其地多陰陰氣褊急故人生剛猛恆好鬬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强梁者居之

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盖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强也流移也矯亦强貌也不為南北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强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氣强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强强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注正義曰此抑女之强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强又見南方之强又見北方之强唯抑而之强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强也云流猶移也者以其性和同不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䧏變己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强貌者矯是壯大之

形故云强貌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注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音義傃音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皆同佹久委反下同譎音決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注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音義汲音急隱行下孟反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注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音義

遯本又作遁同徒頓反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音義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注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注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音義以與音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同好呼報反故與音餘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注憾恨也天地至

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音義（憾本又作感胡暗反注同）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注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注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音義（鳶悅專反字又作鳶戾力計呂結二反躍羊灼反著張慮反下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注夫婦謂匹

夫匹婦之所知所行音義造在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為之矣者取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癈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癈癈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者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君子依乎中庸者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者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

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者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者以行非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知之易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翺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注正義曰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司馬法文言身隱而行佹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不為時人之隱行者謂作佹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唯舜為能如此者知者史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者士冠禮云其饗冠者

賛者皆與謂于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聖人兼盡行者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注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注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音義柯古何反睨徐音詣睥睨也故君子以人

治人改而止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
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注違猶去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注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
注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

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禮也音義行行皆下孟反注聖人之行同或一讀皆如字君子胡不慥慥爾注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音義慥七到反行下孟反應於陵反舊音應對之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注素皆讀為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音義難乃旦反下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注援謂牽持之也音義援音圓注同正己而不

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音義已音紀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下及注並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注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已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已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者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為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已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此豳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

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已身也忠恕違道不遠者忠者内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已已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者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已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已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

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者譬如已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已已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者庸常也謂自修已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者謂已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有餘不敢盡者謂已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爾者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素其位者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

惟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已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焉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者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注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音義正音征注同鵠古毒反注同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棲細分反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注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音義辟音譬下同邇音爾卑音婢又如字注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

者始音義好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注同耽丁南反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孥同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注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已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已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致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

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注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洋音羊傍皇薄剛反謂左右也僾徐方剛反僾徐於愷反又音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注格来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来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况可厭倦乎音義格古百反度待洛反注同矧詩忍反注同射音亦厭於豔反字又作猒下同盡子忍反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音義揜音掩於檢反此夫音扶著張慮反疏正義曰此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

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潔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来也思辭也矧况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剌厲王之詩詩人剌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来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恆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

然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注保安也音義與音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注名令聞也音義聞音問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

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墻立板亦曰栽栽或為玆覆敗也音義栽依注音災將才反注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伏反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音義嘉戸嫁反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説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

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圖録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案援神契云丘為制法主黑緑不代蒼黄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者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故栽者培之者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者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憲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

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也注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爲之生配謂生大姒此載爲栽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爲識亦得爲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爲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

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注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音義纘徐音纂哉管反大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冑與直救反下音餘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徳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末猶老
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
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
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
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
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
子諸侯絶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説期三

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音義末亡過反追王于況反注追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紺古闇反組紺大王之父也亦曰諸盩盩音置留反以上時掌反不為服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為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為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武王末受命者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上尊

祖父以己之禄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禄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夀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者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注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

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
一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之
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
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故以為殷
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末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
一年武王觀兵于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
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
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者案詩
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迹起也云先
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盩周
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
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則叔穎組紺諸盩
是一人也此又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
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
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祫祭於廟
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

不窋至諸盩若四時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盩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為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太王王季衹得為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注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音義掃悉報反糞弗運反本亦作攩亦作拚同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注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别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

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音義昭穆常遙反穆又作繆音同逮本又作遝同音代燕於見反別彼列反饋其位反觶音至長丁丈反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為纘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音義省色領反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音義示依注音寘之豉反易以豉反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反一本作治國之要治則如字疏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者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

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達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凡弟獻衆凡弟之後衆賔弟子于西階凡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

祭末燕時以毛髮為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用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音義方策初革反版音板本亦作板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夫政也者蒲盧也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音義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螺蠃蒲盧即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蠮螉螺音果蠃力果反本亦作螺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蠭同螟莫瓶反蛉音零已音紀 故為政在人注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注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音義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音義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注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音義知音智下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音義長丁丈反已音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注利謂貪榮名也勉强恥不若人音義强其兩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荅以為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行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觧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

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絶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者蒲盧也者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為己子善為政者化養他民以為己民若蒲盧然也故為政在人者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為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者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者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者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於尊賢云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

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脱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為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為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為本故云道三者為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

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注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音義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行皇如字徐下孟

反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音義子如字徐將吏反下句放此蕃方元反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音義眩玄遍反疏身正義曰前文夫子荅哀公為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

子更為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强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

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小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人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强土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注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禄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禄有忠信者重其禄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槀人職曰乘其

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音義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注同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廪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遥反槀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禄謂重多其禄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禄以恩之同其好惡以厲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官者當令任使屬官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廪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廪謂飲食糧廪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

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槀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槀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算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注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音義跲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疚音救躓徐音致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正義曰人不能病之者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先定人或不信病害

之既前定而後行
故人不能病害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考證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注疏本此及下二節俱相連更不畫斷故必讀注疏而後知章句之精也後凡分章無理處仿此

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臣召南按注疏以索隱行怪及此章為一節因有兩隱字偶同遂強解之費字音弗尤為難解朱子斷此自為一章而釋之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

也費符味反理始可通

父母其順矣乎疏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〇臣召南按文勢當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道不遠上脱三字施諸已下脱九字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〇朱子讀衣字

追王太王王季注則追王者改葬之矣〇臣召南按古未見有改葬之事鄭臆説耳

夫政也者蒲盧也注謂土蜂也〇沈括謂是蒲葦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疏五事為本故曰道三者為末故曰德○臣召南按此疏謬矣達德可云末乎

子曰好學近乎知○注疏以此下另為章因有子曰二字也朱子曰子曰二字衍文又曰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辭今無此問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

柔遠人也注遠人蕃國之諸侯也○臣召南按此則遠人與諸侯是一事不應並列為九經矣朱子以無忘賔旅觧之是也

尊其位重其禄疏重其禄謂重多其禄位崇重而已○位崇重而已上當有但禄二字

凡事豫則立注一謂當豫也○臣召南按注甚精所當豫者誠是也疏云一謂豫也非注之意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徳明音義　孔穎達疏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注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注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疏正義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已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

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注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音義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疏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

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者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注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修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音義措七路反下及注皆同置也強其良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注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疏正義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而致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明其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注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音義太音泰　疏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也為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

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注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巳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

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注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此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

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音義禎音貞妖於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䄏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䄏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見乎賢遍反

下不見注著見同一本乎作於著音尸為于偽反　疏正義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於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徵若魯國鸜鵒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

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注正義曰鄭以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為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為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過有至誠

之德神為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為至誠能知者出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注言人能至誠所以自誠也有道藝所以自道也音義自道音導注自道同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注言貴至誠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注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

合也外内猶上下音義知音智注同故時措之宜也注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注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注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音義疆居良反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注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注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音義不貳本亦作僃音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注此言其著見成功也疏正義曰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已故云而道自道也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智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由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閒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者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

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髙明所以覆葢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髙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髙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即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髙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髙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髙明此經既能博厚髙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髙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顯不見作動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音義

夫音扶下同昭章遥反注同本亦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嶽戸化戸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洩息列反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注同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黿音元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蛟音交本又作鮫鼈必列反耿公迥反又公頂反舊音孔頂反區羌俱反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注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音義於穆上音烏下於乎亦同乎好奴反慎如字一本又作順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亦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

多者斯此也昭昭狭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也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多少唯一撮土振河海而不洩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衆流而聚為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觧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正義曰易曰君子愼德積小以高大者此易升卦之象詞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注育生也峻高大也音義洋音羊　峻思閏反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注言為

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音義優於求反倡優也凝本又作疑魚澄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者則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也優優大哉者優優寛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寛裕其道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也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千三百待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注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音義燖音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聖人學而至誠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

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注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温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燖為温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者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温尋故食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注興謂起在位也音義驕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注保安也音義哲陟列反徐本作知音智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與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

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己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音義好呼報反下同烖音災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注今孔子謂其時音義行下孟反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疏正義曰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者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

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注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途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音義杞音起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注三重三王之禮音義王于況反又如字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證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注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為證音義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是

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注用其法度相思若其將來也音義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厭於豔反後皆同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注射厭也永長也音義射音亦注同蚤音早

疏正義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

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之君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

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晋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

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有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注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觧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

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音義行下孟反

斷丁亂反曷為于偽反又如字撥半末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與音餘編必緜反又甫連反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音義辟音譬下同幬徒報反錯七各反當丁浪反又丁郎反浸子鴆反燾徒報反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音義睿音銳知音智下聖知同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注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音義溥音普徧音遍思息嗣反又如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音義見賢遍反說音悅施以豉反貊木又作貉武伯反說文云北方人也隊直類反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音義綸本又作論同音倫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注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而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音義焉於虔反倚依綺於寄二反注同肫依注音之淳反浩胡老反被皮義反頗破河反懇口狠反純音淳又之淳反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注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注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音義絅本又作顈詩作褧同口迥反徐口定反一音口顈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下同的丁歷反易以豉反下易舉同禪為音丹為其于偽反見賢遍反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注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

理猶簡而辨直而温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音義淡徒暫反又大敢反下注同厭於豔反睹音覩探音貪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注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慝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已志音義招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又章遥反疚九又反遯大困反本又作遁字亦同慝起虚反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

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耳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音義相息亮反注同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女音汝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和合無所爭也音義奏如字詩作鬷子公反假古雅反爭爭鬬之爭注同大平音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

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音義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壁注同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譬如至大也者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為大不可測也唯天至别也者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寛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寛弘性善温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博至配天者此節更申明夫子藴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者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至其天者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待有偏頗也肫肫

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苟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者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

德深遠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者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者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修理也知遠之近者言欲知遠處必先之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者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被處則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

子雖隱其身而德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已志言守志彌堅固也君子至屋漏者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列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鬷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

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美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聲音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注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

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為為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来求金傳云是

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舉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元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

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
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
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
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
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
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
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
之義各為曲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
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
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
之屬是也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者此大雅抑之篇
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忳忳然懇誠不已厲王
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孔甚也者爾雅釋言文言君子
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
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
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

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遠之處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況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況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假大也者爾雅釋詁文辟君也者爾雅釋詁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音義末亡曷反輶音酉一音由注同易以豉反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注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

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音義 載依注讀曰栽音災生也詩音再比必履反下同或音毗志反又必利反皆非也重直勇反又直容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畧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此亦斷章取

義注正義曰案文以載爲事此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虚中猶得墜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考證

在下位○臣召南按此分卷無理又自此文至雖柔必强分為三節尤為割裂朱子章句斷自哀公問政為一章不可易已

博學之○朱子曰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云云○臣召南按此注最陋若如其說則經言見乎蓍

龜一句足矣何必複説予且上著龜並言此又單説龜亦非辭也鄭以誤据龜筴列傳而失之疏尚書祥桑榖共生於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按此文有誤何得入國者五字不可解當是衍文

誠者自成也○注疏以此文至悠也久也為一章其意以至誠無息以下皆言成物之極功也若其斷令夫天至純亦不已另為一節則無義矣

今夫天疏○疏中闕文四處俱闕四字

維天之命注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成高大○愼德

舊本作順德今改正成高大易無成字當是衍文

大哉聖人之道至不凝焉疏○此疏闕文共十處俱闕

十一字遂不可句臣召南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疏

文僅存者云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推按文勢上文

似云禮儀即周禮其官三百六十言三百者舉其成

數耳又云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上文似云

威儀即儀禮言儀文委曲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注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是鄭以儀禮即曲禮但不云三千之儀已盡於高堂所傳之十七篇耳此疏雖上下有闕而云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則推明鄭說而未瑩者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疏○疏中闕文六處一處闕九字三處並闕十字又二處闕二字臣召南按此及

居上不驕節並另為章無條貫矣又以子曰吾說夏禮為王天下有三重章之首不過因有子曰二字便為分章耳

王天下有三重焉注三重三王之禮○朱子曰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不通呂氏曰謂議禮制度考文也說為得之

上焉者注上謂君也○臣召南按注以上焉者為君下焉者為臣終屬強解朱子曰上焉者謂時王以前下

焉者謂聖人在下經意了然

仲尼祖述堯舜注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云云

○臣召南按鄭觧中庸之妄此章為最此經贊孔子中庸之德冠古今而同天地不止言删定六經也况祗以春秋當之乎因公羊傳以春王為文王獲麟傳有樂道堯舜之語遂附會以成其說觧上律下襲則以編年記事釋之觧小德大德則以諸侯天子喻之無已則又以大經為春秋以大本為孝經矣孔疏但

知附注不能据經以辨其妄何哉

惟天下至聖○臣召南按此及惟天下至誠經綸章並連接祖述堯舜章下猶可説也衣錦尚絅至不大聲以色並通前為一章則文義並舛矣

浩浩其天疏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按其若二字並衍

知風之自疏○疏闕五字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疏子思既説君子之德不大聲

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云云○臣召南

按疏於衣錦節云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

云云則孔氏亦明知衣錦之自為一章而此節當與

不大聲以色相接連矣拘於鄭注遂至分章無理又

按中庸一篇雖雜在記中自古亦自單行隋志有宋

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唐李翺有

中庸說宋仁宗天聖以還每書中庸賜新進士其書

之重久矣但自程子以前俱墨守鄭注耳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考證